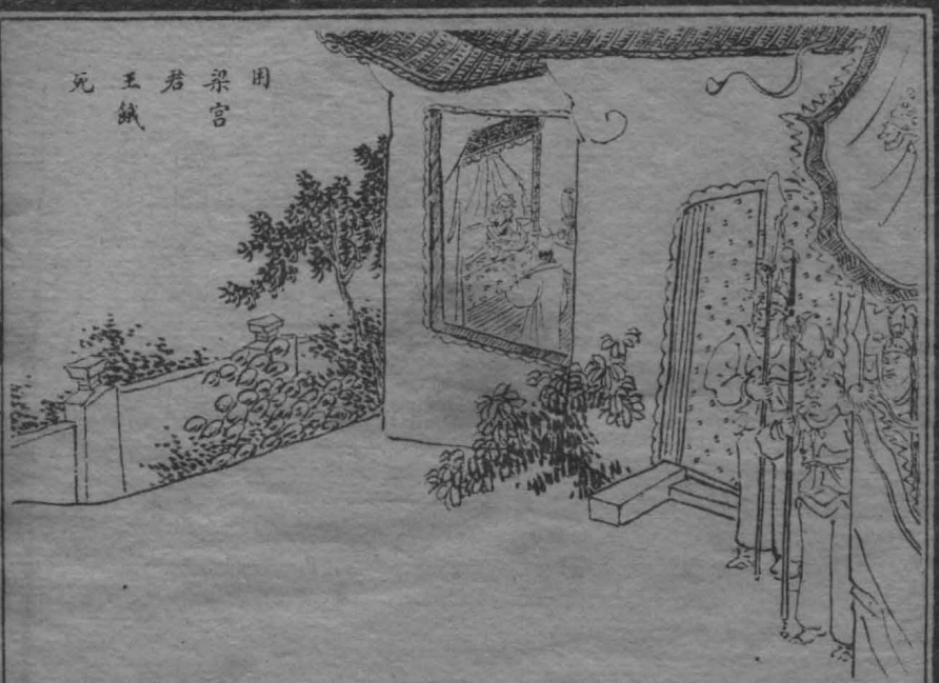


繪圖
南北史通俗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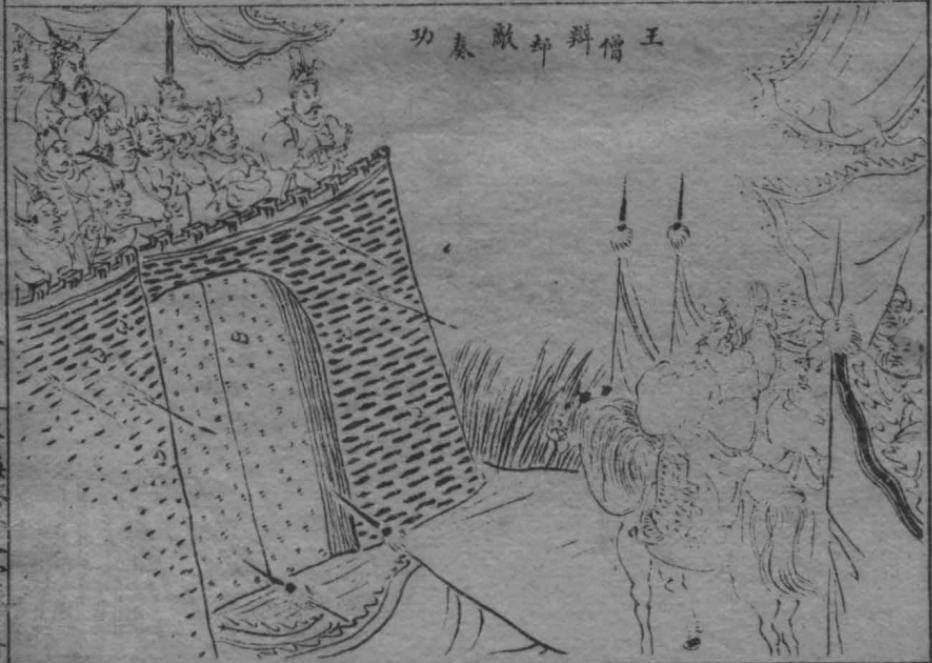
冊七第





陳霸先舉
兵討逆

王僧辯奏敵却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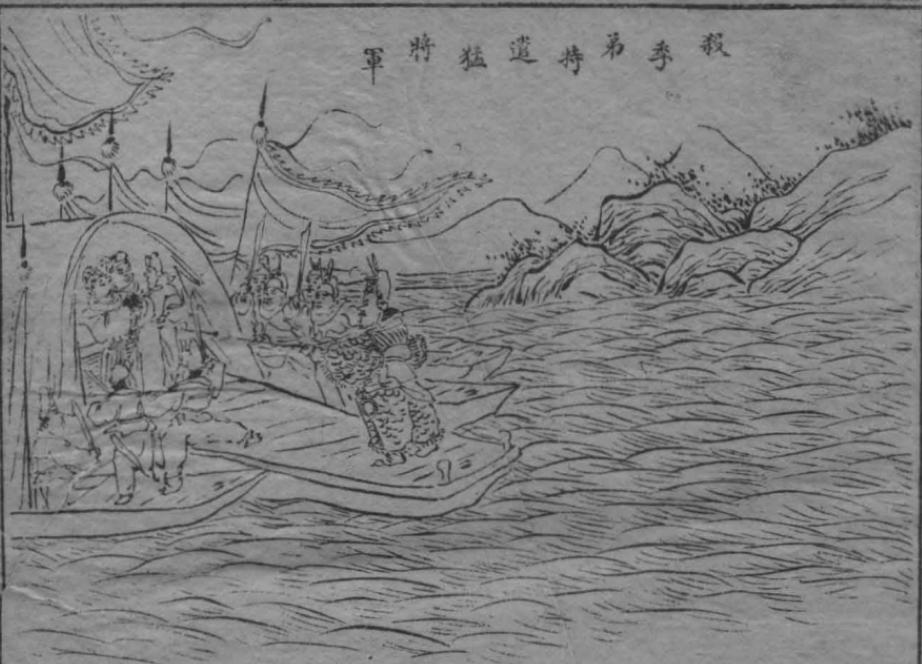
裁梁
王大惠
行亮



鵝
侯賊
競
支承



殺季弟特遣猛將軍



酙故王
兼及
親生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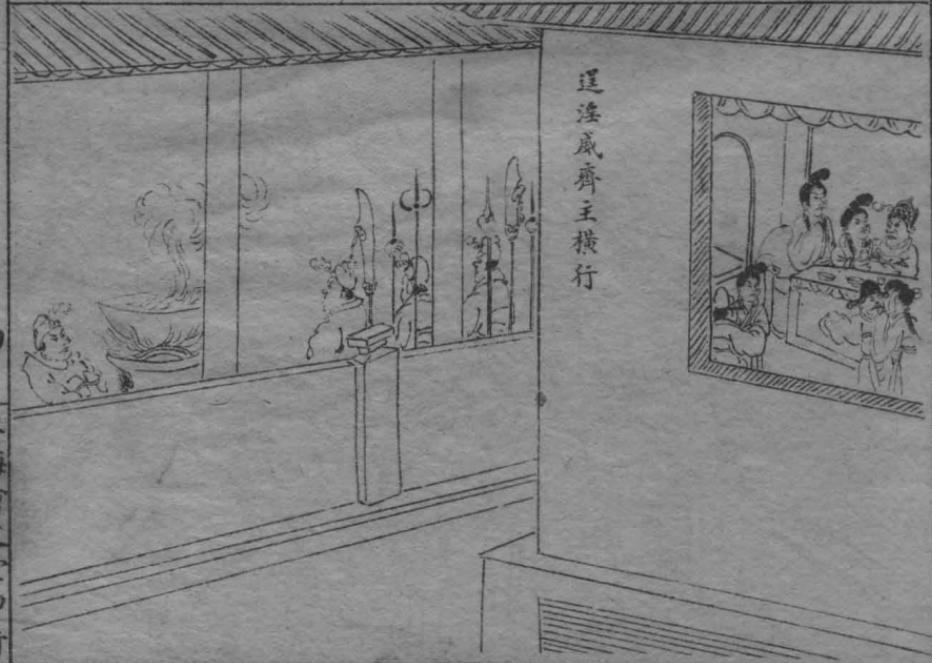


帝陵江陵載梁陵



誅僧辯再立首安玉







陳霸先盜國稱尊





朱華門



戮動威城皇叔慕位

逆懿親撼悍將達謙謀



繪南北史通俗演義卷七

第六十一回 因梁宮君王餓死 攻湘州叔姪尋讐

却說侯景偽傳敕命。解散援軍。邵陵王綸等大開軍事會議。推柳仲禮主決。綸語仲禮道。今日事悉委將軍。請將軍酌定進止。仲禮熟視不答。裴之高王僧辯齊聲道。將軍擁衆百萬。坐致宮闈淪沒。居心何忍。現只好竭力決戰。何必多疑。仲禮竟無一言。諸軍遂陸續散歸。邵陵王綸亦奔往會稽。仲禮及羊鴻仁王僧辯趙伯超等。並開營降景。僧辯既已降賊王
何降賊。泰軍士莫不憤惋。仲禮入城。先往謁景。然後入見梁主。梁主絕不與言。退省乃父柳津不禁大慟道。汝非我子。何勞相見。景遣仲禮歸司州。僧辯歸竟陵。先是偽皇帝蕭正德與景私約。入城後不得全二宮。及景已入城。正德亦引衆隨至。揮刀欲入宮中。偏宮門被景軍守住。不准放入。正德正要喧嚷。那知景已傳示敕書。令他為侍中大司馬。他恨景負約。又平白地將皇帝革去。仍降做梁朝臣子。叫他如何不憤。如何不悔。當下易去帝服。進見梁主。且拜且泣。梁主口述古語道。啜其泣矣。何嗟及矣。見詩經正德垂涕而出。懊喪欲絕。景却格外防範。不使與聞朝事。一面囑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使齋救文。往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。紹先帶去兵士。不滿二百人。並且連日飢疲。面有菜色。會理擁州兵士飽馬騰。僚佐說會理道。景已陷京邑。欲先除諸藩。然後篡位。今若四

方拒絕立當潰敗。王不如誅死紹先。發兵固守。倘慮兵力不足。儘可與魏連和。靜觀內變。余何舉全州土地。輕資賊手呢。會理道諸君心事。與我不同。天子年尊。受制賊虜。今有敕召我入朝。臣子怎得違背。且遠處江北。事業難成。不若身赴京都。就近圖賊。成功與否。聽諸天命。我志已決定了。有兵有馬尚不能討賊難道赤手空拳還得成事麼遂開城迎入紹先。紹先悉收文武部曲。鎧仗金帛。但遣會理單騎還都。及會理詣闈。由景授官侍中。兼中書令。會理暗思匡復。怎奈手無寸柄。如何成謀。只得過一日算一日。徐俟機位罷了。那湘東王繹出駐武城。始終不前。應前四世子方等自都下馳歸。纔知臺城失守。索性退還江陵。信州刺史桂陽王造。自西峽口入江陵城。擬待繹回議軍情。方還信州。適有雍州刺史張續。貽繹密書。內稱河東欲襲江陵。岳陽亦與同謀。不可不防。嗣又由裨將朱榮。亦遣人走報。謂桂陽留此。無非與河東岳陽裏應外合。為這種種讒謠。遂使君父大憤。置諸不顧。徒惹出一場叔姪的爭端來了。應五十七回文字雍州刺史岳陽王譽。與湘州刺史河東王譽。統昭明太子遺胤。譽隱蓄異志。待亂圖功。梁主早有所聞。特令張續往代。續本刺湘州。又恐譽不受代。左思右想。只有湘東王繹。尚是故交。不如徑赴江陵。勸繹除滅譽。譽可巧繹出屯武城。留續助守。當時兵馬倥偬。也無暇進陳私意。及援軍還鎮。樂得乘隙進

讒自快宿忿。朱榮與纘同黨。更欲翦除桂陽。繹向來多疑。好猜。聞讒即信。便匆匆返至江陵。桂陽王皓莫明其妙。上前相迎。片語未完。即由繹麾動左右。把皓拏下。惄問得何罪。繹責他勾通譽。不容。皓辨明冤誣。自拔佩劍。把他頭顱砍去。冤得且遣人至漢口。

說通成將劉方貴。使襲襄陽。方貴係岳陽王。晉府司馬。本來受晉差遣。引兵勤王。旋因湘東各軍多半逗留。方貴亦勒兵不進。此次與繹連謀。將擬倒戈。忽由晉傳令召還。方貴疑惑謀已洩。遂據住樊城。不受晉命。晉發兵往討方貴。方貴出戰被殺。樊城當然歸晉。那湘東王繹尚未得信。贈纘厚資。令赴雍州。纘至大限。始聞方貴戰死情狀。彼時不便折回。只好賚敕赴任。晉已得悉。侯景入都。國家無主。那裏還肯受代。暫令纘寓居城西白馬寺。并令偏將杜岸給纘道。看岳陽情勢。不容使君。何勿且往西山。權時避禍。纘信為真言。與岸結盟。自着婦人衣。乘青布輿。逃入西山。晉討纘有名。即使岸引兵追蹤。把纘擒歸。纘情願割髮為僧。改名法纘。晉令糊答應。但仍遣兵監守。不令他遁。嗣是與纘有讎。專務私鬭。把國家事全然不睬。反使侯景得獨攬朝綱。任意橫行。梁主衍受制。侯景非常懊悵。景薦宋子仙為司空。梁主道。調和陰陽。須有特長。此種人物。怎得輕用。景又欲使徒黨二人為便殿主帥。亦不見許。太子綱慮景銜恨。入宮泣陳。梁主叱道。誰使汝來。若社稷有靈。終當克復。否則雖朝夕哭泣。亦屬何益。太子乃惶遽出宮。景猶使

部衆入直省中。或驅馬佩刀出入宮廷。梁主偶有所見。不免叱問。直閣將軍周石珍隨口答道。這是侯丞相的甲士。梁主瞋目道。什麼丞相。但叫侯景罷了。亦屬無益景備聞

消息。當然挾嫌。遂遣私黨監視御膳。一切飲食格外剋損。梁主有所需索。輒不令進。自

思良年結局。弄到這般地步。那得不悲從中來。終日懨懨鬱極成病。遂致卧牀不起。展

轉呻吟。太子綱隨時入省。無非是以淚洗面。沒法可施。并因正妃王氏甫經病歿。悼亡

未畢。禁不住再遘父危。最可恨的是叛賊侯景。還不肯令御醫入治。但祝梁主早崩。就

是太子出入。亦嘗派人偵察。不使自由。太子益生疑懼。特致湘東王繹密書。以幼子大

圖相托。且自翦爪髮一併寄去。湘東王繹方與二姪為難。也不過虛與周旋。敷衍了事。

太清三年五月上葬。梁王大斬。口中覺苦。索蜜不得。自呼荷荷。聲嘶力竭。痰喘交作。竟

爾去世。享八十六歲。統計在位四十八年。改元七次。天監普通大通中大同太清侯景秘不發

喪。遷殯昭陽殿。但迎太子入永福省。使照常入朝。且使黨羽王偉陳慶等。陪伴太子。名

為侍側。實是監督。太子只吞聲飲血。不敢悲號。殿外文武尚未知有大喪。直至五月下

旬。景見內外無事。方纔訃聞。把梓宮遷入太極殿中。奉太子綱即皇帝位。頒詔大赦。景

屯朝堂。分兵守衛。並請嗣主覃恩。凡北人陷沒南方。充作奴僕。概令釋放。嗣主綱不得不從。他却從中收錄。引為己用。未幾有詔命傳出。追謚故妃王氏為簡皇后。立宣城王

大器為皇太子。封諸子。大心為壽陽王。大歎為江陵王。大臨為南海王。大連為南郡王。大春為安陸王。大成為山陽王。大封為宜都王。簡文首政即以贈妻封子為急務其志可知命南康王會理

為司空。兼尚書令。會理懦弱。雖是有心討賊。究竟不能制侯景。蕭正德為景所賣。密詔

鄱陽王範。令帶兵入除首惡。偏傳書人為景所獲。立召正德對質。正德無言可答。被景驅入別室。將他絞死。晚矣已死景遣于子悅略吳郡。太守袁君正舉郡降景。唯新城戍將戴

僧遇不肯從。景又遣來亮入宛陵。宣城太守楊白華誘亮入城。宰下處斬。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。與吳興太守張疎會同討景。景令李賢明攻宣城。侯子鑒入吳郡。特派

儀同三司宋子仙。經畧東南。又授儀同三司郭元建為尚書僕射。領北道行臺。總江北

諸軍事。永安侯蕭確。見前曰材勇過人。自入都後。景愛他膂力。嘗引置左右。邵陵王綸。顧

念私恩。屢遣密使往召。前時何故追令入都確語來使道。侯景輕佻。一夫可制。我嘗欲手及此賊。

但若無閒可乘。卿為我還啟家王。勿以確為念。來使自去還報。確日伺景隙。輒思下手。

可巧景召確同遊鍾山。確借射鳥為名。拈弓搭矢。向景射去。不料用力過猛。弓弦陡絕。

那箭幹拋至侯景馬前。突然自落。景知確存心不善。即揮動左右。將確擎住。確怒叱道。

我不能殺汝。汝即可殺我。我豈從賊為逆麼。說着。項下已著了一刀。墮首畢命。南徐州

刺史蕭淵藻。因入援無功。又聞景將蕭邕出據京口。迫令解職。頓時氣憤填胸。疾病交

作。或勸他出奔江北。淵藻歎道。我位居臺铉。受眷特隆。既不能誅翦逆賊。正當同死。怎可投身異類。苟延殘喘呢。嗣是累日不食。竟致喪生。確與淵藻盡忠。梁室故特別表明。

鄱陽王範聞建

康失守。復擬整軍入衛。僚佐進諫道。今東魏已據壽陽。若大王移足。虜騎必進窺合肥。前賊未平。後城失守。豈非失計。不如待四方兵集。再議興師。進不失勤王。退可固根本。方算得兩全了。範聞言也覺躊躇。果然東魏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進逼合肥。又使魏收致書與範。勒讓合州。範方謀討侯景。不得已將合州割讓。又使二子勤廣往質東魏。乞師圖逆。自引戰士二萬人出屯濡須。檄召上游各軍。一同進援。偏上游無一到來。東魏亦不聞出師。害得範進退彷徨。更兼糧食告罄。沒奈何訴流西上。到了樅陽。景發兵出屯姑熟。範將裴之悌率衆降景。範勢益孤。幸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貽書邀範。範乃趨詣江州。寓居溢城。尚向各鎮通書。協圖匡復。湘東王繹。因自稱奉得密詔。得假黃鉞。大都督中外諸軍事。承制封拜。集衆討景。一面徵兵湘州。遣使督促軍需。明是批橐湘州刺史河東王譽。已與湘東王有隙。自然不肯受命。繹即遣少子方矩。往代譽任。并令世子方等發兵護送。行至麻溪。被譽率衆邀擊。一場廬鬪。方等敗死。方矩慌忙逃還。徵倅得了性命。繹聞方等敗沒。毫無戚容。看官道是何因。原來方等生母徐妃。與繹不睦。繹眇一目。妃嘗為半面粧。居室俟繹。繹瞧見妃容。知他有意嘲笑。盛怒而出。所以累年不入。